

種田的人類學家 蔡晏霖

讀 0

推文

2020-09-06 記者 施詞萱 報導

「我曾經稱自己為『半農半人類學的多棲混種物』，但是這個稱號太長了。嗯……那就叫我『種田的人類學家吧』！」蔡晏霖輕輕眯起的彎彎笑眼，眼底流露出的真摯神情，展露無遺。

宜蘭心的台北人

目前在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任教的蔡晏霖，父母都是宜蘭人，但是她其實是在台北長大的，對於宜蘭的記憶，幾乎都和三歲之前與帶大自己的外公、外婆有關。雖然長大後到了台北求學，但是每年暑假還是會回老家看兩老。在宜蘭，除了與外公的「兜風之旅」，蔡晏霖最喜歡在田野之間跑跳，或是自己騎著腳踏車，悠閒地探索著這個城市。對她而言，宜蘭的鄉野之間，不論是空間或是探索上，都相對比都市自由。「我認為，田園是比較適合我的地方」，她溫柔地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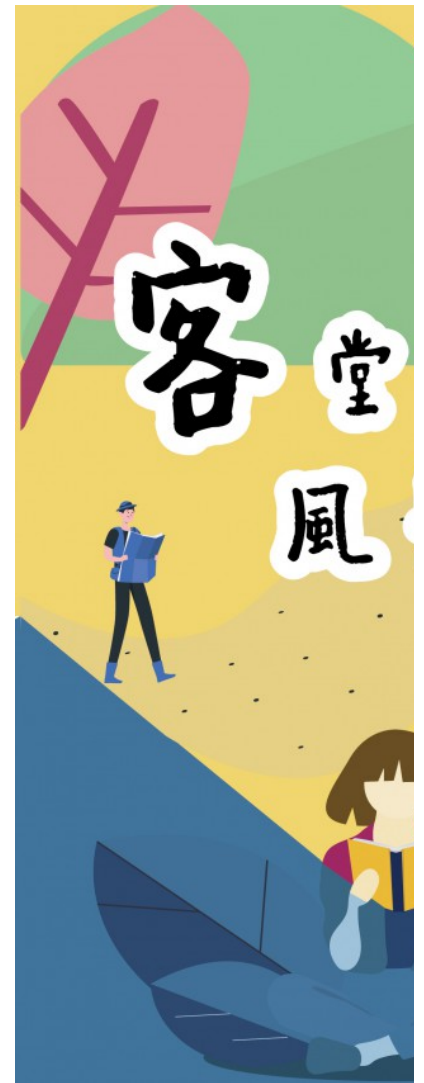
▲ 兒時對於田園的記憶，深深影響著蔡晏霖。（圖 / 施詞萱攝）

小時候每次從宜蘭回到台北，對她而言，是從自由自在的自然空間，回到了狹小、擁擠的都市生活，而蔡晏霖認為田園的迷人之處，無非是能夠接觸到大自然的生物。她現在回頭想起，小時候對於農村的印象，也在過去的成長過程、現在的生活，甚至對於未來的選擇中，深深影響著自己。而那短暫的美好時光，使她從學校制式的框架中逃脫，也是讓蔡晏霖愛上田園最單純的原因。

「沒飯吃」或是「吃不下飯」

雖然從小就對田園以及人類學感到著迷，但是為了不違背父母親的意願，蔡晏霖高中畢業後選擇進入了台灣大學就讀法律學系。而這個選擇，比較像是與家人妥協後的結果。對於蔡晏霖的父母親而言，念人類學未來會「沒飯吃」；對於蔡晏霖自己而言，念商學院會讓自己「吃不下飯」，因此就讀法律學系，對於雙方而言，是最折衷的選擇。

但是在求學過程中，蔡晏霖發現「法律」對於自己的意義還是不夠。而父母親也發現了她修讀人類學相關課程的成績，遠遠高於法律相關的課程，因此在選擇研究所時，父母親也就「放手」讓蔡晏霖追求自己熱愛的人類學。「開始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，有變比較快樂嗎？」「當然！」蔡晏霖迅速地回答，就像是拿到了糖的孩子，絲毫不猶豫。





▲ 大學法律系畢業後，蔡晏霖持續追求對於人類學的熱愛。(圖/施詞萱攝)

認識在印尼的「客家難僑」

在美國加州大學念人類學博士時，蔡晏霖想要撰寫跟東南亞相關的論文研究，也在指導教授的鼓勵下，她毅然飛往印尼蘇門答臘島北邊的城市，也就是擁有「文化熔爐」以及「大自然生態門戶」之稱的一棉蘭。在這個潮熱的城市，有許多移民至此，包括說著福佬話的客家人。蔡晏霖也才發現，當時她的寄宿家庭女主人，是從印尼亞齊來到棉蘭的，而其祖先是中國廣東梅縣區的客家人。透過這位女主人，蔡晏霖認識了更多有關於亞齊，以及棉蘭客家族群的故事與歷史，以及他們與當地印尼人互動的關係。



▲ 蔡晏霖(圖右)與在印尼時居住的寄宿家庭成員感情要好。(圖/蔡晏霖提供)

這群移民至印尼的客家族群，在更早的歷史當中與當地人彼此之間的關係很友好，甚至擁有不分「群我」的意識。但是，一直到一九五〇年代末期，印尼歷經了政治上的獨立以及大小內戰。種種複雜的國際政治因素，讓一群在印尼出生、長大的華人，被硬生生劃分為「中華民國國籍者」，也間接導致了他們與印尼族群的敵對關係。

試著進入他們的生活

要如何從一個陌生人的角色，走進研究對象的心裏？要如何從一個旁觀者，變成他們生活中的參與者？蔡晏霖說：「我先學習語言，再和他們長期共同生活，這是人類學中的『田野調查』。」

而非帶著一套既有的問卷，用滾雪球的方式，讓受訪者回答問卷上的問題。

當時的她，在棉蘭待了整整十五個月，在那之後的寒暑假也會飛回去進行訪談。在與研究對象相處的過程中，蔡晏霖也逐漸了解了他們較深的心理層面。知道了他們關心的議題，以及對於過去和現在的改變，他們會有什麼樣的理解。而這段糾葛不清的歷史故事，也在蔡晏霖撰寫的論文〈「集中營」還是「自由區」？亞齊難僑的歷史與敘事〉中，被漸漸梳理。

撿不完的福壽螺

完成了在美國人類學（性別研究）博士，以及在新加坡大學的東南亞研究系博士後研究後，蔡晏霖回到了台灣，並且於交大人社系任教。在二〇一二年，她與擁有相同理念的夥伴，成立了由女農組成的「土拉客實驗農家園」。實驗農家園成立時，正值台灣返鄉務農的風潮。土拉客團隊希望務農不是單打獨鬥，而是加入一個「社群」，也因此他們看中了宜蘭的各種條件，包括人口的集中、資源的集中，以及較成熟的網路發展，於是將團隊基地從新竹搬至此。



▲ 蔡晏霖（圖中）與有共同理念的夥伴，成立了「土拉客實驗農家園」。（圖／蔡晏霖提供）

實驗農家園共有五位成員，採取了合作務農的方式。包括蔡晏霖在內的兩位成員種植水稻，其他團員則是分別種植水果、竹筍以及蔬菜，最後再將這些農作物透過網路銷售，或是藉由親友介紹的方式販賣出去，形成了「個別生產、資源共享、共同銷售」的關係。然而要照顧好一大片水稻田，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

蔡晏霖在每年的春天，都會回宜蘭耕種稻田，而且為了保持作物的品質，實驗農家園堅持不使用藥物。然而這項選擇，讓他們必須更加注意，以及加強處理與害蟲相關的問題，尤其是一撿不完的福壽螺。雖然每年春天必須花更多心思在水田裡，但是蔡晏霖認為這反而是一種機會，可以讓她固定重返到土地裡。除此之外，在與福壽螺「長期抗戰」的過程中，也讓蔡晏霖有了不少的心得以及研究。

或許這對她而言，是個甜蜜的負擔吧！辛勞卻充滿了意義，就像是蔡晏霖期盼著台灣更美好、友善的心一般，溫柔且堅定。



▲ 蔡晏霖十分關心與福壽螺相關的議題。(圖 / 蔡晏霖提供)

【小檔案】蔡晏霖

學歷：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校區人類學(性別研究)博士

現職：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

學術專長：文化人類學、性別研究、東南亞區域研究、族裔與離散、食農研究

報導參考書目：

蔡晏霖·2014·〈「集中營」還是「自由區」？亞齊難僑的歷史與敘事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3：163-212。

▲TOP

關於新客家人群像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21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